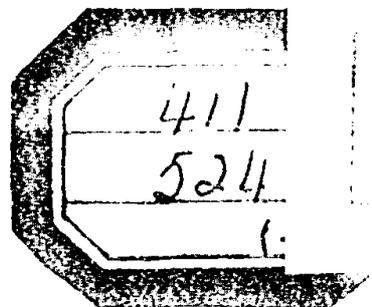


# 日本參養汪精衛的陰謀

廖毅甫 著

嶺南出版社



04019

# 目錄

## 甲、敵人的沒落

### 一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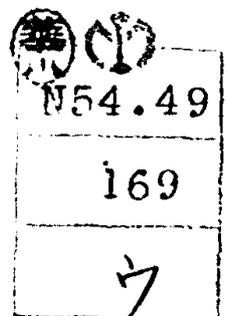
### 二 敵人財政經濟一般的沒落

### 三 敵人外交的沒落

## 乙、豢養汪逆的陰謀

### 一 汪逆降敵之可恨

### 二 敵人利用汪逆手段的無聊



6431  
670  
2



3 0662 4884 4

# 日本豢養汪精衛的陰謀

## 甲、日本的沒落

### 一、引言

『三師團，三星期，可亡中國』的癡夢，就是教不度德不量力的日本軍閥貿然策動侵華暴舉的一大原因。不料事出意外，三師團竟增至百萬之衆，三星期雖延至三年之久；而亡華的癡念不獨實現無期，抑且愈形虛渺。不錯，敵騎的縱橫已及於十二行省；可是，『這十二省內共有一千零三十八縣，日人完全佔領的祇有六十五縣，不過佔總數百分六』。而且，全是『點線的佔領』，無絲毫的經濟價值。這區區的收穫，與敵人當初侵略的目的相去固然不知幾千萬里；然而，他們所付的代價却爲數不資了。

敵人三年來的侵華戰事，陣亡將士九十餘萬；財政之耗費，單就特別軍費一項而言，亦已達一百十九萬萬日元。這還不過是表面和直接的損失，弗足以



A234001

顯示其窮態於萬一。敵人最感不安者還是財政經濟之日就沒落；國民生計之日益困苦；國際形勢之諸多牽制；外交政策之進退失據……。凡此諸端，國內外之報章雜誌已有不少詳盡確切的討論。茲請總合地申述一下，使讀者獲一簡單而系統化的印象。

## 二，敵人財政經濟一般的沒落

本年六月，第十屆國際商會會議舉行於丹麥京城，據法國代表馬里奧（G. Marlio）氏的報告：日本的軍事費用在其全國支出總額所佔之比率，一九一三年爲百份之三六·五；一九二八年爲百份之二七；迨一九三九年，因侵華戰事之影響竟一躍而增至百份之七二·五；亦即佔其全國國民經濟收入總額百份之三十。單從這些簡單的數字，我們便可推斷到日本種種嚴重的經濟危機：

（一）軍事預算的龐大當然可以構成軍需工業的繁榮，但日本軍事工業的產品祇可供應本國軍隊之需要。對輸出無絲毫之補益。反之，因爲本國軍需工業原料之缺乏，還要作鉅額的輸入。（二）國民經濟之收入既然大部份要應付軍備工業之擴充，一般「和平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資金自然備極缺乏。同時，因爲軍需工

業工資的比較優厚，農村的人口，尤其都市中各『和平工業』的熟練工人，自然趨之若鶩。在資本勞力兩感缺乏的情形下，農產和製造品之產額惟有一致銳減。上述兩端其結果除構成對外貿易之逆勢外，爲避免貨幣之對外貶值計，惟得以挖肉醫瘡的張本，竭其國內存金，源源輸出而已。據太晤士報東京通訊員的報告，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入超爲六〇七・七〇〇，〇〇〇日元；去年的統計表面上雖然有二六・三〇〇，〇〇〇元的所謂出超，但這個數字，不過是把對『日金集團』的輸出包括在內，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戲，於其實際對外收支均衡上無所裨補。假使我們把這數字剔除，那末，所二六・三〇〇，〇〇〇元的出超便馬上一變而爲四二六・九〇〇・〇〇〇元的鉅額入超了！至若黃金的輸出，一九三七年則計值八七五・七〇〇・〇〇〇日元，一九三八年則值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結果，日本銀行之準備金遂由一九二九年之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鎊，一降而至今日之二九・〇〇〇・〇〇〇鎊。這樣一來便祇有出於通貨膨脹的一途。

據本年八月東京路透社通訊：『近年來日本紙幣流通額不斷增加。本年七月之平均數爲二，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較諸去年同期增加三萬八千萬

元。又較前年同期增加八萬一千四百萬元。按中日戰前之每年平均增加額爲數不過一萬萬元而已。「朝日新聞」評道：如日本經濟活動之發展擴充，能與大量增加紙幣流通額平衡發展，則當無危險可言；惟不幸目前情勢，並非如此。發展工業，必須隨之增加一國之公債吸收能力；惟事實上，財政團體組織，及一般公衆所持之公債，並未有何顯著增加之處。觀乎現存於日本銀行保險庫之公債數量，可見積極發展國家經濟活動一舉，尙須有待。」觀此，則敵人焦急之態不獨溢於言表，抑且畢露無遺了。

通貨膨脹的影響，一方面是貨幣之對外貶值，輸入能力的減殺；一方面是國內物價的一致上漲，國民生計之困苦。日本前年七月與去年七月之輸入力量比較，約減少百份之四二。而開戰迄今，其零售價格之增加，就是根據其不實不盡的政府公報而言，也在百份之二三十以上了。生計的困苦，在政府暴力壓迫之下，一般人民還得勉強忍受；可是，輸入能力的減縮，却影響到軍需工業原料的供給問題，而根本打擊敵人軍事的延續了。

爲救濟這種慢性的經濟破產，和求軍事的需要仍舊得以供給無間起見，敵人唯一的板斧，自然是匯兌統制，限制輸入，獎勵輸出，和金融統制這一類的

陳腔濫調。可是，於實施上其收效如何呢？匯兌統制，其消極作用固在防免資本之逃避，但在整個國民經濟日益枯竭的當兒，根本上就沒有多大資本之可以逃避，統制云云，不是多此一舉嗎？限制輸入，當然是以國外奢侈品爲第一着；然而，日本國民的實質收入，因爲通貨膨脹，物價上騰，已無形中減去百份之三十，加以課稅負擔之加劇，他們對於奢侈品的消費，老早便不敢過問，何待禁止？其次的限制，則更使人大惑不解了。我們知到，日本主要的輸出完全是輕工業的製造品，其中尤以棉織品爲最大宗。然而，一般輕工業的主要原料如棉花，羊毛，紙漿等，均在限制輸入之列。這種自殺政策，難道日本人不曉得嗎？無奈火已燃眉，惟有暫且飲鴆止渴罷了。獎勵輸出的基礎條件，當然在充實各輸出工業的勞力，原料，和資本的供給。可是，爲應付戰時的需要，都市的熟練工人既已爲軍需工業吸收泰半；而原料的輸入又諸多限制，在這二種障礙之前，獎勵工作已經簡直無法推進的了，何況充實輸出工業生產資金一着，又與其統制金融目的根本衝突呢？

日本統制金融的目的是甚麼？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強迫的手段，搜括全國資金，除應付直接的軍事開消外，當盡量投諸各部門的軍需工業之內。前年九

月實施的「戰時資金調整法」，尤其去年頒布的「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就是這政策先後兩個重要的措施。（按前者爲消極限制資本投放的自由；後者爲「禁止資金流入非軍需工業的部門，由國家干涉利潤的處分，和強制金融機關投資於緊急事業」。）這種方法就是竭澤而漁。不久的將來，恐怕資金投光了，和平工業摧殘殆盡了，而全國經濟的總崩潰便要臨頭！

### 三，敵人外交的沒落

日本要併吞中國，於是與在遠東有悠久歷史，深切利益的英美法蘇構成了正面衝突，這是衆所共知的。頭腦簡單的日本軍閥滿以爲加入反共協定便可以牽制英法，恫嚇蘇聯，而獨霸遠東的陰謀自可暢行無阻了。然而，事情到底真是如此簡單嗎？英國在遠東海上的霸權已成歷史上過去的陳跡，這固然是英國朝野坦白承認的。但是，控制遠東的因素是否惟兵力是賴？談到這裏，我們要把日本戰時的經濟基礎分析一下。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国家，在她的輸入總額當中，供給其軍需工業，和輸出品製造業之需要者，最少要在百份之七十以上。而全部的輸入，則來自美國者百份五十，來自英國者百份之二十六。同時

，我們知到，外國資源之得以源源輸入，實有賴於外匯之供給無間。而外匯之獲得，又自然有賴於輸出貿易之不斷推進。日本的商品輸進大不列顛帝國領域者，計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四十，輸進美國及菲律賓者百分之三十。至於對軸心國家的輸出則僅及百分之六而已。從這數字所得的結論，就是：日本的戰時經濟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英美的經濟關係之上。換言之，日本的武力儘管在遠東稱霸橫行，而其武力的經濟命脈却始終操縱在英美兩國掌握之中。稍有理智的日本人無一不深知日本不應，也不能，自絕於英美的。老成持重的宇垣老早便看到這點。所以他的外交方針，除仍舊高唱強化日德意的反共軸心以資威脅外，一面則提出『軍事要顧及政治經濟的利益』，和『要調整對英美法蘇的關係』等口號。於行動上，除於張鼓峯事件對蘇屈服外，並以數月之時間，繼續不斷地與英國進行談判，以期覆水之重收。無奈以不堪少壯軍人的跋扈專橫，終致掃興而走。宇垣挂冠而去，接着便是板垣領導下少壯軍人絕對支配了一切外交方針的時候。當時，板垣，大島，白鳥等輩本來早便主張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了；幸而，平沼還保持着多少常識，一再延宕。不過，加入與否是另一問題；而反蘇反英却是他們既定的方針。所以在軍人脅持下的平沼內閣便成功了一諾

門罕蒙偽衝突」和「天津事件」的兩傑作。這一着棋之對於德意可謂極盡諂媚逢迎之能事了。可是，國際關係也的確滑稽，反蘇的結果，却換得一個蘇德不侵犯協定。反英的結果又來了一個美日商約的廢止。現在，平沼內閣固已知難而退了；然而，他們那兩篇傑作所構成的結果——外交孤立——却和日本結上了不解之緣！

最近歐戰的爆發，也許教日本軍閥略感興奮。但，他們絕對不會忘記，左右遠東大局的主要因素還有蘇聯和美國在！月來關於蘇日妥協的消息的確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除却由於日本屈服而構成的諾門罕休戰協定而外，迄仍一無所成。我們不獨從此可以看見日本宣傳的無濟，並且可以證明即使把主義的衝突撇開不談，在利害關係上，蘇日的協調也絕不可能。

況且，日本最爲焦急者，還是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外交當局宣佈廢止一九一一年之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一舉。此舉之發生，既在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建議授權總統，對違犯九國公約之任何國家，限制軍用品之輸出，而以此建議與美日商約略有抵觸，特請赫爾加以考慮之後。同時又適當在東京談判

席上英國快要作更大讓步之頃。其政治用意自屬不言而喻。前既言之，日本之輸入總額，來自美國者百分之五十。其對外輸出，以美國爲對象者亦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惟此二數字尙有未能充分顯示日本戰時經濟幾完全以美國爲其生命線之嫌，誠以美國供給日本之軍需原料，佔各該原料或製成品輸入總額之百分比如下：裝運汽車，百分之九十一；生鐵，百分之四十；銅，百分之九十三；廢鐵，百分之六十；汽油，百分之百；機器及發動機，百分之四十八。觀此，則來年一月廿六日以後，假使畢德門氏之建議終能通過實行，那末，支配了整個日本的戰神不是要無病而死嗎？

最近，美國的海軍已向夏威夷大舉增防了。據本月四日上海美聯社電稱：『第三國人士對美艦在夏威夷之「保安巡邏」，異常注意，認爲此事乃係將來「封鎖巡邏」之前奏。一般人預測，明年一月，美日商約滿期後，美國將禁止貨品運日，屆時美國即將命令其艦隊作「封鎖巡邏」。……日本私人方面則謂：『吾人之意見，正與東京方面報紙之意見相同，美國所謂保安巡邏者，卽示威運動的別名』。這一個不打自招的供狀，倒也來得痛快！然而，敵人惶惶失措的醜態却已到了無可掩飾的時期了！

## 乙、豢養汪逆之陰謀

### 一、汪逆降敵之可恨

根據以上之分析就是瘋狂的日本軍閥也深知侵華軍事之無期延續，不獨師老無功，反足以自陷於經濟，財政，外交之絕境。於黔驢技窮，力竭聲嘶之餘，除無精打彩地繼續其軍事行動外，祇有極力策動其政治的進攻。以威脅利誘的方法，盡其招搖撞騙之能事。妄冀解除我們的「精神武裝」，成其不戰而亡我之迷夢。這便是去冬近衛宣言之由來。這宣言的陰謀，在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蔣委員長的演詞中，已經揭發無遺。概括言之：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簡直是「推翻東亞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總名稱」。所謂「經濟提攜」或「經濟集團」，「經濟單元」等，「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它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人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吸吮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所謂「共同防共」，無非是以此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

文化以至於外交』。至於要求我們指定地點駐兵，要在我們中國雜居，簡直就是『要把我國全國的領土，都變成日本少壯軍人，特務機關份子，和一切浪人，娼妓，烟館，賭場的無法無天，橫行無阻的世界』。

經過蔣委員長這樣透關的分析，近衛的花言巧語，除徒然充分暴露其色厲內荏，焦躁不安的困狀外，不獨絕對不能發生絲毫的誘惑作用；而反益發增強我們抗戰到底的莫大決心。不料，向以民族革命領袖自居，且於抗戰之始，曾一再聲明『中國素重和平，戰端乃由日本侵略而起，侵略愈甚，和平愈無望。日寇一日不放棄其侵略，即一日不能放棄和平，以侵華中的和平，全非和平，而是投降』的汪逆兆銘，不獨公然響應，並且投身於敵人卵翼之下，竭其平生翻雲覆雨慣技，爲虎作倀，甘作敵人政治進攻的工具，怎教敵人不喜出望外呢！回憶前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痛哭流涕的說：『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祇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土，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這意義誠然是殘酷的，然不如此，則尙有更殘酷的隨在後頭：質而言之，我個如不犧牲，那就祇有造傀儡！』現在，這隻假猩猩，戴上了「悲天憫人」的假面具，居然大發其傀儡高冠的迷夢了。汪逆平日言不顧行，矛盾百出

的地方，簡直不勝枚舉。不過，祇根據剛才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判定他是一個「精神自殺」的行屍走肉了。古人說：『蓋棺定論』，現在國人對於這個「精神自殺」的汪逆可以加以最後的批判了：汪逆兆銘是一個自我中心的偽君子，充滿領袖慾而又不擇手段的妓女政客；同時又是一個目光短小，胆小如鼠，度量狹隘的小人懦夫。所以他不顧一切，出賣靈魂的原因完全是：受不了敵人的武力威脅（懦弱），認不清敵人的弱點（缺乏經濟頭腦，和透闢的世界眼光），看不破政治的虛榮（以為國家必亡，趕快出賣民族，博取傀儡高官），忘不了個人的私怨（小人）所致。這樣一個民族敗類，這樣一個人妖，既然原形畢露，國人之一致唾棄，自然是如影隨形，絲毫不爽。對我抗戰陣容原無多大之影響。所以敵人雖然暗自偷歡，我們民族意志堅決的炎黃華胄，對此簡直不必介意！

## 二，敵人利用汪逆手段的無聊

日人吉岡文六，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謂『汪兆銘是一條伸縮多變的蚯蚓』。可見汪逆妓女式的政治人格日人是充分領教的。但日人既經決意急謀政治的進攻以濟其軍事之窮，那末，對於一般甘願為虎作倀的政治工具，自然是需要

至毀。所以惟其是「伸縮多變」，正好叫他由一個「轟轟烈烈」民族革命先驅，媿不倦的焦土抗戰論者，一變而爲侵略者的馴服走狗，漢奸和平，亡國謬論的傳聲筒，應聲蟲呀！

現在，出賣了靈魂的汪逆，已在敵人豢養之下，竭其畢生翻雲覆雨的劣技，以供其「主子」的驅策了，敵人究竟有什麼高明的手腕，以求其充分的利用呢？總括起來，不外下列諸點：

(一)利用汪逆的領袖和支配慾，教他竭其「偷天換日，拱雲托月」的本領，僭竊政府名號，淆亂觀聽，以收其魚目混珠，矇蔽及誘惑我民衆之效。這雖然是敵人利用傀儡，以華制華的一貫政策，與利用王梁諸逆的目的同出一轍；但是敵人特別引爲欣幸的，就是汪逆過去在革命史上頗負虛名，他的撞騙效力自然比王梁諸逆爲大。不知，惟其汪逆的聲譽是建設在過去民族革命史上，此次竟出賣民族，自打耳光，其爲全體民族所冷齒，更有甚於王梁諸逆。可見敵人之弄巧反拙，無聊已極了！

(二)利用汪逆鼓其如簧之舌，挑撥離間我們游擊區的軍民感情，促進其所謂「掃蕩」計劃，助其安定淪陷區的秩序，以實現其「長期建設」，「以戰養戰」的

妄想。汪逆對此，也算奉命維謹了。他文字和廣播上，無時不替敵人痛詆我們勞苦功高的游擊隊。如果我們的游擊隊對於淪陷區之同胞，其禍害真如汪逆所云：如「流寇」如「蝗蟲」，那末，在敵人的立場看來，正好一任他們繼續橫行下去，使各淪陷區民衆對我當局的反感與日俱增，而敵人自可收其漁人之利。今敵人竟然不如此幹，反而一再命令汪逆加以口伐筆誅。這豈不是充分證明了我們游擊隊不斷地牽制，擾亂，疲憊敵人的偉蹟，已使敵人無從「掃蕩」，更根本談不到「長期建設」嗎？所以，從這個傳聲筒放出來的惡臭，適足以反映出敵人的焦躁不安，那能哄騙我們放棄其確定制敵死命的妙策！

(三)督促汪逆，加緊攻擊共黨：內以破壞我統一陣容；外以陷我於外交孤立。我們自發動這神聖的民族抗戰以來，共黨乃至任何其他黨派，胥已再三聲明，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下，效忠國家，矢志抵抗。三年以來，事實證明我們舉國上下，祇有一個敵人，一個意志，一個領袖。敵人雖然是屢欲假借名義，轉移我們的視線，擾亂我們的步伐。可是，事實勝於雄辯，痛詆共黨不顧民族的人，而自己却在敵人的戰艦上，在敵酋安籐的耳提面命下而廣播。這樣的反宣傳不是白費工夫嗎？至於慫恿我們加入防共協定，不獨想斷絕我們得自蘇聯的

精神和物質援助，並且馬上使我們和民主國家形成對立之勢，其用心固毒。可惜手段來得太幼稚，太明顯了。況且，反共的領袖居然和蘇聯勾結了，汪逆的「主子」也禁不住連送秋波。這樣一來，寰球反共反蘇的大英雄，祇有汪逆一人了。可憐！可憐！

(四)利用汪逆翻雲覆雨之慣技，離開我地方長官，誘致局部投降，使其得以略事喘息，徐徐蠶食。汪逆秉承這個「聖旨」，首先就慫恿雲南，以爲進身傀儡之階。誰料被龍主席痛斥其奸，結果祇得亡命河內。本年八月九日，此逆又不知自量，又替敵人在廣東廣播什麼『由局部停戰，然後逐漸推及於全國，則和平可以恢復。』在汪逆本人，既不容於平寧之傀儡，也不妨替安藤賣力，「偏安」廣州，以逞一快。在敵則正好利用這個方法，求我「局部繳械」。不料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以此獠之出賣民族，污辱宗邦，正恨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故不獨毫不爲動，徒增憤慨；並且益加奮勉，努力反攻，以雪此恥。安藤於此，除深悟此獠之無用。惟有仰天長嘆，徒喚奈何而已。

上述諸端，不過就目前所見，舉其犖犖大者。總之，汪逆既是敵人豢養下的一個走狗，則將來因事勢的推移，環境的需要，其利用的方式雖多，而其爲

敵人牽來牽去的傀儡則一，所以國人除認清此逆之正身，並與衆共棄之而外，祇有統一我們的意志，堅定我們的信仰，集中我們的力量，在領袖統率之下，務驅頑寇。以完成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

日本豢養汪精衛的陰謀

著者 廖毅甫

嶺南出版社

遂溪縣寸金橋文章村

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初版

